

二月硝烟

刘宝营 著



二 月 明 烟

刘 宝 营 著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军蕾盼爸爸探家，妈妈更盼爸爸回来。爸爸回来了，但只住了一夜，便接到命令，重返前线。反击越南侵略者的炮声响了，奶奶、妈妈、军蕾盼望着爸爸凯旋而归。

这部小说语言清新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

二 月 硝 烟

刘宝营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3,375印张 39,000字 印数：1—21,200 1984年10月第1版
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083·671 定价：0.24元

[日历：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；农历正月初
三

—

妈妈好象有什么心事。

她独自伫立在院外的花椒树下，凝神地注视着远方。

中午，我玩花爆竹回家，从她身边走过，她竟毫无察觉。

要在往常，她早该扯起嗓门吆喝：“军蕾，吃饭喽——！”回来晚一点点，便拽着我的胳膊，骂我是“疯丫头”。

远处有什么？

我好奇地学着妈妈的神态，眯缝着眼睛望去：坡下是弯弯的拒马河，桔黄的太阳照射着，河冰映射着雪白的刺眼的光。对面山上，公路沿着山势盘旋延伸而来，越过拒马河大桥。路上，三三两两的过往着行

人；汽车、拖拉机奔跑着；一群山羊也在路上滚动着凑着热闹。岭南，是个火车小站，望不见站台和来往的火车，只能听见高昂的汽笛和“哐啷哐啷”有节奏的响声。我们村庄就建在座北朝南的向阳坡上。

我失望地摇着头。

妈妈在看什么？唉，大人的心思真是摸不透！

[日历：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，农历正月初

四

二

吃了早饭，我就赶紧做作业。说好了，上午九点半，我还得和山刨、二楞他们玩打仗呢。算术题倒不难，难的是语文。《寒假作业》上，让我们今天背诵《草地夜行》这一课。

“风，呼呼地刮着。雨，哗哗地下着。黑暗笼罩着大地。‘要记住革命！’——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。对，要记住革命！”

我微闭着眼睛，默诵着，不时地瞟看一眼课本。

“嚓——嚓——”

妈妈蹬在椅子上，用旧毛巾擦着玻璃窗。本来，玻璃窗没有灰尘，只有薄薄的一层冰凌花，抹一下就掉，可她还是擦了一遍又一遍。

不理她！

“对，要记住革命！我抬起头来，透过无边的风雨，透过无边的黑暗，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，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……”

“嚓——嚓——”

我揉了两个小纸团，堵上耳朵，嘟囔着。

好不容易熬到妈妈擦完了玻璃。可是，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她又上了炕。本来，炕上铺盖的那两套被褥，说是要等春暖花开时才拆洗的。谁知转眼功夫，她就抖落开，“嘶嘶”，把被里褥面一股脑塞进洗衣盆里。然后，从大衣橱里把一套紫红色和一套翠绿色的缎子被翻出来。

“妈妈，我在背课文！”我不耐烦了。

“好，不打扰你。”可一会儿，院子里便传来压水机的声音：“吱扭，吱扭，哗——”

“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。我鼓起勇气，迈开大步，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。”

我索性大声朗读起来，震得窗子“嗡嗡”直响。仿佛要向全世界证明，我在用功学习似的。

“这丫头!”妈妈在院里感叹着,不知是赞赏,还是抱怨。

“唉,唉唉——”

“咣——咣——咣——咣——咣——咣——
咣——咣——咣——”

牲口棚里我那宝贝小叫驴和墙上的挂钟也来凑热闹。

唉,课文是背不下去了。

走!玩打仗去。

我蹑手蹑脚地溜到院子的栅栏门时,回头望了一眼妈妈,她正侧着身,低头使劲提着一桶水往屋里走,美滋滋地连嘴都合不拢。

奶奶被姑姑接走了,等过了正月十五才能回来。要不,我非得问问奶奶,妈妈怎么啦?

三

妈妈的秘密我终于知道啦!

半夜,我被渴醒了。灯光刺得睁不开眼睛。我使劲眨了眨,啊?!妈妈被窝空了。

我翻过身一看,屋里的小衣橱打开了,两件新衣裳翻了出来,妈妈正蹲在地上看什么东西。我悄悄地下炕走到她背后,呵,是她和爸爸的合影。

爸爸严肃地望着远方，妈妈靠近他的肩，甜甜地笑着。

“妈妈！”我叫着。

被吓了一跳的妈妈，一见是我，脸蛋腾地红了。她下意识地把手按在怀里。

“想爸爸喽，妈妈想爸爸喽！”我高兴地蹦着，上前一把夺过，差点把照片撕了。

妈妈连气带羞，扬手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。屁股顿时火辣辣地疼。

“睡觉！”她呵斥着，“啪”地拉灭了电灯。

“哼，等爸爸回来，我不告你一状才怪哩！”我钻进被窝，生起气来，把喝水的事也扔在了脑后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我默默地数着数儿，可就是不困。这几天，妈妈的反常神态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妈妈在眺望什么呢？

桔黄的太阳，弯弯的拒马河；沿着山势盘旋延伸而来的山道。哦，山道？！妈妈在注视着山道。从岭南火车站下车，就得走那条山道回村。啊，妈妈是在等着爸爸！

大人们总以为我们人小，什么事儿也不知道。其实，我们才不那么呆呢！

爸爸就要回来啦，没错！

[日历：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；农历正月初五]

四

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，我有一个最值得骄傲的爸爸！他是人民解放军的营长，正守卫着祖国的南大门。他说，那里可好了，四季如春，气候宜人。“宜人”是什么？我琢磨了半天，大概就是使人感到很舒服吧。

妈妈在盼着爸爸回来。盼爸爸回来有什么不好？干嘛要害羞和脸红呢？我不是也整天盼着爸爸回来么？

在我不丁点的时候，一次，我提着巴掌大的小花篮在山坡上摘酸枣。摘着摘着，幻觉中爸爸来了。我捧着酸枣给他，一眨眼，他又不见了。我难过极了，不知怎么地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二楞问：“怎么啦？”我说：“想爸爸。”小伙伴们笑起来，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。

“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您不告诉我，我就不盛饺子。”
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把碗擦起来，故意气妈妈。有一次，我睡懒觉，差点儿误了上课，饭没吃就跑了。

妈妈赶紧煮了两个鸡蛋，追到学校。为了表明问题的严重性，我一边说，还一边瞥着墙上的挂钟。

“来信说，就在这几天。”妈妈的脸又泛起红潮。

爸爸每次来信，都专门给我写上满满的一大篇。

可这次……

当时，我顾不得想这些，美还美不过来呢。我好歹吞咽了几个饺子，就乐颠颠地找伙伴去了。妈妈在后面叫我，我应着声就是不回头。

“这野孩子！”

不光是妈妈，女同学们也都说我“野”。爸爸说，他就是喜欢我这野劲儿。有一天放学回家，半道上趴着一条草花蛇，吓得几个女同学惊叫着不敢迈步。我搬起一块石头追上去，狠狠一砸，没打着它的脑袋。草花蛇“嘶嘶”地钻进草丛石缝里，我往前一扑，差点揪住它的细尾巴。一上四年级，开始划男女界线，女生和男生一说话就脸红。在班上，男孩子和女孩子好一点，大伙就“嗷嗷”着起哄。我们的王老师制止也不行。而我偏爱和男孩子在一起玩。男孩子所有的游戏，我差不多都会。过年，我把奶奶给的压岁钱都买了炮仗。现在，我还有三十四发二踢脚，二百零六发“嘎嘣脆”的小鞭炮。我们论“发”，是把它们作为子弹看待的。伙伴中，数我的军火最多。

可妈妈，总想把我关在家里。

去年夏天，我到拒马河里学游泳。妈妈知道后，把我关在屋里好一顿教训。星期天，她连活儿也不干，光看着我，好象守着一个俘虏，急得我嗷嗷叫，也无济于事。真巧，爸爸回来啦！晚上，我连诉苦带撒娇，他抱着我一个劲儿地乐。熄灯后，他和妈妈说了好半天悄悄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一有空，他就带我到河边。每次我都练得腿酸胳膊疼的。有时，我呛了水，他还在一边笑：“小旱鸭呛水啦！”爸爸真好。

我盼着爸爸回来，他早就答应我，这次回来给我带支能喷火的冲锋枪。嘿，一扣扳机，“嘟嘟”喷着火，跟火焰喷射器似的。背上它，那才象个真正的战士，多提劲！

五

凑在电灯下，我小心翼翼地从小火袋里掏出油纸小包，从里面数出十五发二踢脚，一连数了三遍。

太高兴啦！白天，我不知是怎么度过的。规定的作业题，我提起笔就“唰唰”地做了起来，竟没有一处犯难。

“军蕾，吃晚饭啦！”

妈妈在外屋叫着。

“哎——”

我答应着，手在衣服上蹭了几下，狠了狠心，又取出了二发。

十七发！这个数字，整占了我贮存的二踢脚的一半。等吃了晚饭，我和二楞他们去玩捉迷藏时，就亮出来，保管让他们惊得目瞪口呆，高兴地蹦起来。

“啊？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我仿佛听到了他们的欢叫声。

我们要进行比赛，进行一次缴获战利品射击比赛。战利品是块多棱形晶莹剔透的宝贝石头。那是在腊月二十四，我们去掏寒号鸟，在崖下的泉边发现的。它只露出一个小尖尖，我们用石片挖呀挖，挖出来一看，银光闪烁，竟有白瓷饭碗那么大。当时，我们拉勾勾说好，要进行射击比赛。谁命中目标多，谁就缴获这件战利品。用“缴获”一说，虽然绕口，但挺恰如其分。因为作为一名射手来说，除了打死敌人外，再也没有比缴获战利品更为光荣的了。这次比赛之所以拖到现在，是由于在得到这块宝贝石头后的第二天，我们就参加了红领巾为烈、军属，五保户做好事的活。再加上有几个小气鬼想参加可又不肯出炮弹。二楞想出，可他那儿一共就还有六发二踢脚，根本不够用。我也不想出，因为在头年，小气鬼山刨藏了三发二踢脚，等大伙都没了，才拿出来穷显摆。我

说放一发，他把鼻子一歪，溜了。哼，那三发还没准儿是从我这儿拿的呢。据春节时侦察，山刨今年的军火贮备，仅比我少七发二踢脚，我怎么能轻易把军火消耗掉呢？！

可现在，爸爸要回来啦！除了学习上的百分，有什么能比献给他一件战利品更珍贵呢？！

“军蕾，你还吃不吃饭？！”

妈妈发火了。

“哎，就来！”

我赶紧把军火袋藏起来，把十七发二踢脚塞到书包里。书包里顿时沉甸甸的。

六

吃饭时，妈妈还在生我的气，板着脸没一点儿笑纹。我心里冲她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爸爸要回来啦，您心里止不定多美哪！”

洗了碗，我刚要溜出门，却被妈妈一把拽住胳膊：“别跑了，在家做作业。”

“我？”我想撒个娇，趁机……

“做作业！”妈妈的口吻十分严厉，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。咳，妈妈真的生了气。

我趴在桌子上，打开台灯，慢慢地拿出作业本。

今天的作业已经做完了，还要写什么呢？我摸着书包里的二踢脚，一发，二发……

“妈妈，爸爸明天会回来吗？”

妈妈转过身，没有理我。

“妈妈——”

“他，他不回来了！”好半天，妈妈才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，身子仍旧背着我。

“您哄我！”我叫起来。

“真的！”妈妈怕我去抻她，不得不转过身来。

不是哄人？不！瞧她那双流露出失望的忧郁的眼睛。啊，爸爸真的不回来了。

二踢脚从手里滑落。

心凉了。

我有气无力地翻开作业本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连铅笔都懒得拿。

妈妈坐在竹椅上打起了毛衣。织针在她手里翻跳着，驼黄色的细长的毛线被牵得一动一动的。

“咭咭……”

挂钟沉重地响着。

“嚓嚓……”

这是妈妈打毛衣的声音。

仿佛世界上只有这两种单调的声音，屋里静得令人难受。

我心烦意乱，恨不得大声喊叫，使劲儿蹦跳一番。唯一的解脱，是和伙伴们疯玩一通。

说好了的，晚上捉迷藏。可二楞为什么还不来找



我？

不知过了多久，院外传来敲栅栏门的声音。我好像就等着这个信号似的，猛地站起身，趁妈妈不防备，从她身边蹭过去：“妈妈，二楞他们找我来啦！”

“回来！连笔都没动一下，又疯跑去呀！”

我哪管这些，一溜小跑来到栅栏门前。

妈妈追出屋。

我慌乱地搬开栅栏门，往外一跳，一头撞在一个大人宽阔的怀里。

“小调皮！”一个男人亲切的声音。

“啊？！”我抬头一看，惊呆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：“爸爸！”

“妈——，爸爸回来啦！”

爸爸放下大提包，一下子把我抱起来。热腾腾的呵气喷到我的脸蛋上。

星光灿烂。

穿着军大衣的爸爸显得更加英俊魁伟，就象电影里的英雄。绒帽上，红星闪着光芒。

一阵慌乱地脚步声，近了……猛然，停住了。

爸爸甜甜地笑着，使劲吮我的小脸蛋，眼睛却瞅着别的地方。顺着他的眼神，我扭头一看，妈妈正倚靠着栅栏，幸福地闭着眼睛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妈妈才说：“进屋吧！”

七

热气，从白瓷碗里喷腾出来，一缕白雾袅袅地绕上屋顶。

香味扑鼻。

妈妈把糖水荷包蛋端上桌。

白嫩的荷包蛋被夹开，几瓣油星从蛋黄里冒出来。

“不——”我刚要捂嘴，香喷喷的荷包蛋已进了嘴里。爸爸冲我笑着，又晃了晃筷子，我赶紧藏在了他背后。

妈妈在炉边继续忙着，案板上放着挂面和切好的白菜。

“妈妈骗人！她说您不回来了。”我趴在爸爸的背上，撒着娇。

“是我说不回来了。因为现在边境上形势有些紧张。可谁想到，战友们背着我买好了车票……”

本来爸爸在跟我说话，可眼睛老是瞅着妈妈。我不高兴了，嘴巴一撅，哼！

美滋滋地喝完最后一口荷包蛋汤，爸爸又把我搂在怀里。

“军蕾，想我了吗？”